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 卷四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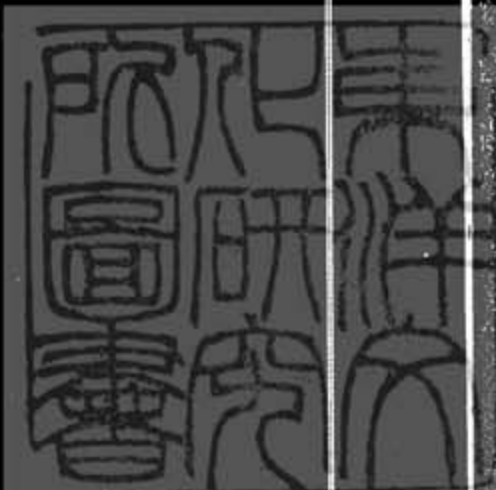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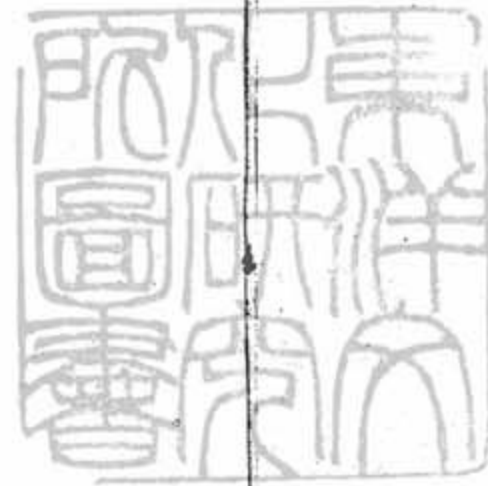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043

No.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墓誌 墓記 埋銘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任彥升

此誌載昭明文選有銘辭無序後昌黎亦有此體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閩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  
參差孔封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局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貞曜先生墓誌

唐韓退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  
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  
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





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岷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溼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指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來命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鄴郢皆在江南

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在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幸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錄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踏門



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  
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  
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  
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  
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願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與醫  
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  
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  
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如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  
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  
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以久  
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  
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若  
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神以往翁見未  
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衒袖果信不疑曰足矣  
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  
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會伯祖奭爲  
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  
毋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



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  
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疎厲風發率常屈其座  
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  
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淚而自肆  
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  
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  
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  
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  
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

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  
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愚有以夢得事白上者  
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階筭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  
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



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二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能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畱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哀什在比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畱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曰嘆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



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如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逾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邳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官吏厚薄緩急或

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和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



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  
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戮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  
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  
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迂齋云叙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感  
悼之意見於言外三世皆有故舊故其言如此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  
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  
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

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主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  
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  
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  
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  
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  
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  
哭其祖子孫三世子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  
何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歐陽公云退之爲紹述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  
史記相如傳絕似相如之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有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志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不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倬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沫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太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牧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



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  
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  
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  
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  
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  
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  
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博歸  
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  
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  
得聞即自視衣襦薄厚節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  
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劂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其  
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  
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考順祗  
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噫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  
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  
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育者之坦也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  
三年登士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  
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  
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志之辭曰  
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美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



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虐元賓才高乎當世  
出乎古人已虐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  
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  
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  
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  
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  
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  
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  
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年  
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諾豪州定遠水妻曰太原

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  
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鯉為博士延為太  
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  
召墓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分羅顛倒是  
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  
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世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  
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為去平陽民思悲  
河東士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  
母弟證秩大夫摭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子厚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歛



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其葬  
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  
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泰謝兆之曰金食其墨  
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  
宜遇西人深目而鬚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  
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  
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  
木焉發之緋衣緞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  
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其城之原夫人河南源以先沒而祔  
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  
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節反犯難來  
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

族以位時宗元制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誦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  
錫之老叟告以屯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  
自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  
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  
覃子史纂又取醫老管莊子思晏孟子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  
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  
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  
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嘆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  
寧介而躓乎將濶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  
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年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微之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于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驟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益吟寫性靈流連光

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於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



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  
美之柩襄柩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  
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閑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  
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  
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  
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  
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  
曹劔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  
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六人弘農楊  
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  
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

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伯長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錄父事來請曰孝山未  
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卜葬以某日日且迫敢託銘於先生  
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禮  
矣今貴家富族將葬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違禮過時久  
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安得拒而  
勿銘也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藉并土之文水逮君  
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齒而孤教育于季父會朝廷以兵取太  
原徙并民處之京輔考於時至京師遂家焉游太學爲生徒治  
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并俗剛厚而勤齊能  
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皆爲富室矧  
其宿有齋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沒貽其規法於君君



於此益爲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親之喪顧無疆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因刻力事生非慶帛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四男五女長子孝山次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其年八月之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先墓之次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旣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孫明復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書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温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



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士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吊哭賻治其喪於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率卑習前聞侶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

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竒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偕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未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



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亦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韓注以寶元二年四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若干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日子之文章雷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泐泐未嘗不諷誦嘆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蘇子美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欽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子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



以父蔭太廟齋郎調棗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狀貌竒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申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

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所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日星光輝雖冥冥以



掩恨兮宜昭昭其永丞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巳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存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關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

六氣先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騷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漢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梅某為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大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堦曰堦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為知言銘曰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大子賓客諱濤之女

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肯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洒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系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確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有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而歡邪定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也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



識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  
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迨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  
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某年月  
日卒于高鄆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月日葬潤州  
某縣銘曰  
高嵯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十  
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葛源墓誌銘

王介甫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  
後所遷也貫曾大考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  
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分監  
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

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  
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  
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  
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  
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  
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州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  
誘民數百訟庭下說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  
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  
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  
吏教我所爲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  
寡婦教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  
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



惡而歲租幾千萬石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刻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耻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劔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

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士窾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晰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陳比部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父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



大理寺丞歸又獻文音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  
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  
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  
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  
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  
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  
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  
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  
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  
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蹙負先臣餘教辱陛  
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媿耻夙夜憂畏以

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畧一人世  
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  
爲遠官去臣匆遽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  
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  
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  
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二人皆已嫁主簿將  
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  
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  
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  
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  
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  
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  
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對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爲其爲有不假乎成就此孔子所以嘆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仕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上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明道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



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與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車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

汗清而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門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言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



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壽安縣石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妻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按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愧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

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駁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效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庶孫某某凝之名渙豫州某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絲媿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千古



事考吏部員外郎史館校勘府君遷墓記 朱熹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森妣皆汪氏考諱某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二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任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間差主晉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

四十有七所為文有羣齋集十三卷娶同郡祝氏諱某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佐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父皆幼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禿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月日遷于里之白水鷺子峰下熹攀慕號殯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闕志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嗚呼哀哉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新安王生墓銘

元劉夢吉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五十

海虞後學吳天訥編集

誄辭

王仲宣誄

魏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祗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未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燿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大尉或掌司空